# 學詩詳說

# 學詩詳說卷二十六

平湖顧廣譽惟康

## 周頌

周頌周字疏以爲孔子所加據國語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謂若在周詩之中則天下所共不須獨校於周之大師明不與周詩同處案此類難以意測闕疑爲是故集傳呂記皆弗之取

譜謂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集傳則謂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據昊天有成命執競噫嘻三篇也然風無陳靈後詩大小雅無東遷後詩而周頌無周公後詩序義焯如譜說爲允

清廟

序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箋以成洛邑爲居攝五年時疏謂朝諸侯與明堂位所朝爲一事李氏云朝諸侯者周公時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也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非也率以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此所謂祀文王也陳氏啟源以下復主鄭說案此當折衷之於書召誥於成王皆直稱王於周公皆直稱周公而大保之入錫周公以告王也曰旅王若公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則雖洛邑未成而君臣之分固昭然也何論洛邑既成之後則謂周公純行天子事者非也然謂卽成王之烝祭亦未

允孫氏星衍釋洛誥禋于文王武王引此詩序以爲卽其事此說爲善蓋朝諸侯率祀文王固確有其事明堂位以張皇失實耳

秉文之德傳執文德之人諸家從鄭義以爲執行文王之德戴氏考正以詩言文王不可單舉文字猶祀武王成王必不可云秉武之德秉成之德也凡經傳以文贊美其人皆經緯明備威儀敬愼之稱申明毛義良是蓋單舉諡之一字非莊重之體清廟詩尤肅穆不宜有此又傳箋釋文德異而以秉文之德單屬濟濟多士則同呂氏以顯相多士莫不秉文之德許氏亦以秉文之德總承上二句敬和秉顯之諸侯及濟濟之多士皆執行文王之德案依鄭解詩方祀文王秉其德者固不應遺諸侯如毛義則顯相舉其要多士舉其詳且言肅

雖則有文德可知原自無病至對越在天以下其爲通言顯相多士無疑箋以對越在天專言多士此鄭之失也

傳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由文王言之箋易爲光明文王之德承順文王志意皆由助祭者言之案經承對越二句下對越在天則顯駿奔走在廟則見承惟顯故見承而無有厭斁也若謂光明之承順之則所重反在助祭者非立言之體而無斁意亦微有不貫矣

頌體簡淡宋參此詩及維清其尤也然維清嚴於辭而已此詩但以助祭者言而文王之盛德大業主祭之率見孝享令人自得於言辭之表其意尤深長也抑率祀文王者即周公故略主祭而不言與

集傳引樂記及注弁言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此本漢書禮樂志文升歌之法得此益明

維天之命

文王之德之純如大雅文王之於緝熙敬止亹亹文王令聞不已及思齊所言皆是安溪李氏謂首四句言性與天合允矣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甚精葢德非專指一心凡本於心術徵於言行施於政事無非是者是固禮意之精華而禮樂政刑之所自出也故先以於乎不顯又繼之曰假以溢我也然鄭氏於序箋遂以爲明制禮作樂而於駿惠我文王直云謂作周禮六官之職歐陽氏辨之案序所云告太平

者自在假以溢我三句而章首四句是推所以太平之本周之告太平固當成王周公之世然何必定以爲攝政時卽在周公攝政時何必定以爲周禮六官之職也蓋周禮六官自此出而非必卽今之書也

假傳訓嘉溢箋訓盈溢此爲正解惟純故嘉嘉且盈溢以是傳付於我我其受而聚之以大順文王之道與所謂謙讓未遑者異矣左氏傳引作何以恤我蓋古者音同通借但果作何恤二字則是虛擬之辭而非實然之辭似不如舊讀曾孫篤之毛以爲成王鄭以爲後世諸家皆從鄭者以成王於文王未得爲曾孫論文勢則我者卽我成王曾孫不得仍爲成王以指後世爲安也篤之者李氏所謂後世當大順文王而厚之則可以保太

平之業蓋欲長治久安無過於法祖德焉耳
收有聚義會而合之無得此失彼也有受義仔肩在身無有判
渙也此又駿惠之本

維清

鄭氏於象舞旣以爲象文王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所制又於
禮記文王世子諸篇之升歌清廟下管象皆以管象爲武王舞
謂周頌武疏遂以大武之樂亦爲象辨正之者劉氏嚴氏之說
詳矣胡氏後箋陳氏疏所云亦善胡以爲記文管象之下又別
云舞大武舞大夏則所謂下管象者非大武之詩當卽此文王
之象然則管象者是以維清爲管詩奏象舞者是卽以維清爲
舞曲陳以爲周頌首三篇清廟維天之命維清皆文王詩周頌

之不用維天之命猶召南之不用草蟲論詩論樂自有制度則知維清卽象象爲文王樂維清爲文王詩昭然不疑陳氏啟源謂維清象文王之伐大武象武王之伐先儒相傳如此當有本殊泥

錢氏詩學曰詩於前二章皆稱文王之德而此章稱文王之典典所以載事功者也孔子曰升歌淸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白虎通云歌在堂上舞在堂下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也前二章之爲歌則此章之爲舞可知矣說亦分明

戴氏考正曰言此天下澄淸光昭於無窮者文王之法典實開始禋祀昊天盛禮以迄於今而有成是周有天下之祥如此也辭彌少而意旨極深遠

大宗伯注禋之言煙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禋之制也說文禋絜祀也一曰精意以享曰禋禋之義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書堯典禋于六宗洛誥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王賓殺禋咸格詩生民克禋克祀知禋非常祀亦不專謂祭天皇矣之詩曰是類是禡類禡與禋等耳文王嘗類禡矣不必謂禋祭非文王所肇也箋云謂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引周禮祀昊天之文亦未足據疏謂文王之時禘郊未備所祭不過感生之帝而巳因引祀五帝句雖祭感生帝亦用禋也其說近是但感生帝之名不雅馴類禡若禋葢自祭其方之帝周其西方之帝與
象舞見左傳禮記其不列周禮之六樂何以內則考之十有三

年舞勺成童舞象象與勺舞之小者也二十舞大夏大夏舞之大者也惟象爲小舞故左傳於大武之先舞之大夏爲大舞故周禮於祭山川舞之大司樂之六祀皆大祀故其所用之六舞皆大舞事惟其稱也且其上曰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明乎此爲大學之舞卽知內則勺象爲小學之舞矣然則二十之舞大夏特舉一以概其餘耳雲門以迄濩武殆皆舞自二十以上與

烈文

序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辯說謂詩中未見卽政之意蒙案序義恐有所傳詩雖不明言卽政而方卽政之初臨以前王與諸侯咸稟斯意實萬世所當取法辟公箴以爲分言卿士諸侯歐

陽氏易以通言諸侯得之錫福或云文王錫諸侯或云天錫文
王或云諸侯錫我歐陽謂祉福當爲文武所錫而惠我無疆子
孫保之云者乃君若臣所同其義勝諸家至以無封靡于爾邦
四句君勑臣之辭無競維人五句臣戒君之辭葢亦放敬之詩
爲之解要不可以說是詩詳詩文四其字皆庶幾而未敢必之
辭侈惡之大也傳封爲大靡爲累孔以奢侈淫靡申之固允敎
之謹侯度以承天寵保功名以詒子孫曰維王其崇繼序其皇
所以戒諸侯也而人者國所與立德者政所從出二者尤重而
德又其本也故又言任賢才則生靈蒙福脩德行則天下同風
曰四方其訓曰百辟其刑先自戒而卽以戒諸侯也夫如是員
可以仰副前王祉福之錫惠無疆而子孫保矣末又以於乎前

王不忘終焉言前王之使我君臣各得其所如此其德誠不可忘願我君臣相與無忘之也言有盡而意無窮矣當卽政之初首言此以與諸侯其勉是之謂能正其始與尋常戒勑不同故序未可廢也

周官司尊彝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先鄭謂禘祫後鄭釋朝享爲朝受政於廟牽合春秋朝廟祭法月祭而一之此詩序箋亦曰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夫新王卽政據是序原自有祭而非鄭之所謂朝享鄭以朝享卽朝廟而朝廟固非祭疏引洛誥注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以爲與此同日事又曰此朝享禮當各就其廟彼封周公惟祭文武某王於羣廟先行朝廟於禮亦

宜然詩卒言於乎前王不忘則正是祫祭文武之事未必徧祭羣廟若云身未受位不可先以封人則成王即位久矣豈至今始受位而告周公後者初非封人之謂邪蓋只此祫祭一事於書言之爲告周公後於詩言之爲此詩之諸侯助祭各有所當也

天作

彙纂曰序以爲祀先王先公孔云謂四時之祭也詩之所陳只有大王文王而時祭則有先王先公故序幷及之朱子只以爲祭大王詩而不及文王者意以幷祭王季須其子不須其父與祭其閒非所安也然詩中有大王與文王則亦難斷其爲不祭文王矣且舍時祫之外惟有大祫以此詩擬之亦非其倫今觀

經文獨歸重大王文王者殆以大王遷岐爲王業之基文王治岐爲王業之盛光前裕後二君爲大旣以天作名篇播諸廟樂美有專屬無取偏揚祖烈耳詩意或然也

傳義簡當箋謂彼彼萬民似非經文所有故蘇氏別爲之說李氏呂氏本之然上彼字旣彼大王下彼字又彼文王所指不定且其所云文王旣逝矣岐周之人世載其夷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則反歸重後王矣箋則謂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文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嚴氏申之曰作謂舊民之樂還如百堵皆作庶殷丕作之作也徂謂新民之歸往如其子焉往之往也詳繹經文只合如此解又後漢書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

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歸往矣謂仁義之道易行故岐道險阻而人不難韓詩外傳云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說苑云聖人寡爲而天下理並引此岐有夷之行二句爲證據此知三家俱以岐有夷之行爲句而夷爲平易治民之道與傳箋合寡爲卽易簡易簡是夷之義而仁義則易簡之實事也

天生此高山養萬民大王文王相繼以道治則四方之民歸往而天下之平自此子孫而無忘創業之艱難尙其保守此道而不替乎卽大雅緜皇矣兩詩意而出以簡健頌體也

昊天有成命

此與執競蘇氏從序爲一說歐陽氏朱子不從序爲一說蘇義覈矣若朱子辯說極詳而其中猶有可言者天地上帝之德無可名言故我將於首末言饗天畏天之誠而中言文王思文但言后稷之克配彼天而已若此詩則昊天益尊故始終陳文武之當於天心以是爲事之稱也其言天不及地疏固云言天可以兼地矣至云後王之廟所奏之樂當隨時附益此誠深切事理然商頌成湯而外獨中宗高宗有詩而漢之樂舞更定亦惟大宗廟之昭德世宗廟之盛德爲然以其百世不祧故耳成王雖賢未爲不祧之廟卽季札請觀周樂成王不見有舞則其詩之不復增置亦從可知也

序云郊祀天地疏以爲於南郊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

之地祇非卽圜丘方丘陳氏疏辨以爲詩言昊天卽所謂昊天上帝序言天地卽所謂祀天圜丘祀地方丘如孔說則是周人於南北郊既歌思文又歌昊天有成命而於圜丘方丘兩大祭無詩無是理也蒙案孔釋此篇其失甚明故宋元祐主分祭合祭異議皆援詩若序爲圜丘方澤之證可見也　主分祭者曰詳此詩謂成周之世圜丘方澤各歌此詩以爲樂章耳如潛之序曰季冬薦魚春薦鮪也豐年之序曰秋冬報也噫嘻之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皆是二祭非一祭（此曾肇劉安世等議）主合祭者曰詩終篇言天而不及地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序曰郊祀天地也（此蘇軾顧臨等議）案依周禮分祭爲是然詳蘇議所云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

不祭祭其所不歆也就詩而言似合祭爲得之惟合祭故得以
昊天統地也
周語叔向之言其有所本與如以首三句爲始中一句爲中終
三句爲終何其言之約而當也然釋義過繁而時有附會恐非
盡羊舌氏之舊矣疏謂古人說詩者因其節文比義起象理頗
溢於經意不必全與本同是也箋曰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
德又曰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寬仁所以止苛刻也安靜
所以息暴亂也又曰既光明又能厚其心故於其功終能和安
之謂夙夜自勤至於天下太平其義殊勝外傳自古興王未有
不如此而能善承天心治安天下者況文武之爲君乎
始言二后受天命以徹畏之心中言二后基天命以寬靜之政

終又歎美言二后繼續光明而厚厥心夙夜憂勤故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所基之天命也其文上下相足始終相須嚴氏謂緝熙以下爲成王自勉之辭則是成王自爲歎美在二后爲有始無終矣而可乎

我將

序宗祀文王於明堂疏引祭法注謂明堂之祀武王亦配之詩人主說文王故序惟言文王夫果兼配文武則是有周大典詩人必無舍武王不言之理胡氏後箋又謂當時祇以文王一人配後乃定以文武二人配祭法所言是也則詩亦宜更有祖宗明堂之歌案南齊王摛議曰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我

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武王之文惟執競云祀武王此自周廟祭武王詩彌知明堂無矣又唐長孫無忌等議曰歷代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惟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注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鄭以祖宗合爲一祭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明堂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宗者尊也周人既祖祀廟又尊其祀春秋傳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並足以糾正鄭失

維羊維牛孔賈異說此疏以郊用特牲明堂亦當用特牛又謂配當用大牢此禮有文武爲配於禮得有羊賈氏周禮羊人疏

謂祭天用犢其日月以下有用羊者如孔說經宜於下文王言之如賈說則明堂大饗未見有祭及日月之文且何遂以日月巳下之牲爲天之牲也案宋書禮志孝武大明五年有司奏禮記郊以特牲詩稱明堂羊牛吉蠲雖同質文殊異隋書禮儀志梁天監十年朱异以爲毛詩我將篇云祀文王於明堂有維羊維牛之說良由周監二代其義貴文明堂方郊未爲極質叉宇文愷傳表曰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據此則備大牢之祭此俱出孔賈前竝以爲文質之殊禮書曰明堂之祀於郊爲文於廟爲質故郊掃地藁秸而巳明堂則有堂有筵郊特牲而巳明堂則維羊維牛然郊有燔燎而明堂固有升煙漢武帝明堂禮畢燎於堂下古之遺制也楊氏復亦曰祀

上帝禮竝如郊祀然月令有大饗之文我將之詩有維羊維牛之語則明堂之禮爲尤備據此知明堂之有羊牛正以異於郊而疏家輒執郊以例明堂非通論矣嚴氏引詩故曰羊人釁積其其羊牲積柴祭天季氏本又曰先柴而後獻故維羊在維牛之上亦非

呂氏說此詩至矣詩於天先庶幾其或右後言畏天威以長保天命於文先言法其典以安四方後言其既右饗我敘文王於中閒而天始終之旨以寫其小心抑畏之誠而辭之變化出焉嚴氏從蘇李說謂自託於文王天若祐文王則必右饗我殊迂曲顧氏曰祀天而謂文王錫福可乎夫詩非專祀天實以宗祀文王奚不可錫福之有況法文王而後錫之福亦豈以私其子

孫者邪　案以右饗亦屬之天其說始於王氏肅云維天乃大
文王之道既右助而歆饗之王氏述聞以爲下方言右饗則上
句不得遽言受福鄭說非也嘏謂文王不得屬之於天王說亦
非也嘏讀若雝篇假哉皇考之假彼傳云假嘉也爾雅曰嘏假
大也假哉皇考伊嘏文王皆贊美之辭言大哉文王既右助後
王而饗其祭也此得經指伊釋詁云維也
疏引玉藻注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竝引雜
問志云四時迎氣於四郊祭一帝還於明堂亦如之南齊何佟
之又本志文申之云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
蒙意不然文王之與人帝人神皆可配而不必竝配在迎氣告
朔配五人帝人神而不及文王義存乎順時布令也在大饗帝

則配至文王而不及人帝人神義存乎崇德報功也禮書謂月令之五人帝五人神所以配食四郊也其與享明堂於經無見斯言當矣

鄭氏文武竝配之說可議明堂祭五帝之說未可非案史記封禪書稱祀大一五帝於明堂是以大一與五帝竝祀後漢祭祀志明帝永平二年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始專祀五帝此鄭義所本禮書以爲孝經嚴父配天矣又曰祀上帝者天則昊天上帝也上帝則五帝與天也明堂不祀昊天上帝不可謂配天五帝不與不可謂配上帝以上帝爲昊天上帝邪而周禮以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則上帝非一帝也以明堂特祀昊天上帝邪而考工記明堂有五室則五室非一位也何氏古義嚴氏

質疑顧氏學詩竝依鄭義旻是詩言天者再自謂昊天舉其尊
者言之耳
陳氏以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制周公以義起其說爲集傳呂嚴
所采王氏炎文獻志亦曰明堂以享帝則非郊以享親則非廟
夏商所未有周始爲之蒙案由商以上固未見宗祀之明文鄭
氏祭法注亦未足據然周官制禮每因夏商而損益之何以見
明堂之禮特爲所創考工記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
鄭氏以世室者宗廟重屋者王寢三者互言之以明其同制隋
書牛宏傳引漢司徒馬宮論云夏后氏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
人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兩說馬義
爲長王氏謂周之王業實成於文王配天於郊則不可以二太

祖之尊烝嘗於廟則不足以明文王之德是故宗祀明堂以配
上帝此義所當然禮所從起然詳外傳祭法夏則郊鯀矣商則
郊冥矣以禹湯功德但烝嘗於廟亦未足以展孝思烏知非宗
祀之禮當時不已有之而周公用以尊文王也邪錢氏詩學曰
樂記云武王克殷祀於明堂而民知孝則武王時已有之不始
於周公也

程子本祖成形之云亦爲始制者言之耳案語類爲周公以後
只當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若在成王時則文王乃其祖
也繼周者亦只以有功德之祖配又謂周公立法原以文王配
明堂永爲定例以后稷郊推之可見後來妄以嚴父之說亂之
斯爲定論考宋治平元年時議以仁宗配侑明堂錢公輔等奏

曰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也以成王言之則嚴祖也司馬光吕誨曰孝子之心孰不欲尊其父聖人制禮以爲之極不敢踰也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下此皆不見於經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之自非建邦啓土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德業非不美也然而不敢推以配天避祖宗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以荅曾子非謂凡有天下

者皆嘗尊其父以配天然後爲孝也近代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上帝此乃誤釋孝經之義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爲法也兩疏能明先王之意袪後代之惑而朱子深有取者故具錄如右

時邁

序巡守告祭柴望箋舉及封禪之文白虎通以爲武王不巡守成王太平封太山疏謂封禪必因巡守巡守不必封禪又謂未太平必不可武王時未封禪猶爲善立說者特拘於不破注之例耳李氏曰范內翰嘗謂古者天子巡守至於方嶽以柴望告祭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議禮者失之諸儒阿諛者以希世主謂之封禪蓋始於秦古無有也此說盡之古之巡守但有告祭柴望之禮初未嘗有封禪也如史記所言舜柴望而爲

封禪是皆飾六經之言以文姧言也管仲於封禪數十二於周惟言成王夫武王旣不封禪成王亦豈爲哉此管仲之言亦不足信何氏亦引中說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辨正異說最有功名敎

疏引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又於思文引國語周文公之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固是然因所已言可以推其所未言大要正雅周頌周公作之爲多非止有此二詩也

箋以天爲子愛有周多生俊乂用次第處位又釋我求懿德爲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李氏從歐陽說序諸侯之在位者考其功過而升黜之又謂懿德非必美德之士但求文德而施之

集傳呂記同然鄭氏在位之義宜更而懿德之義可無更也
方氏曰天既全付所覆於天子則不獨王畿之內凡四海萬國
有一君一長不式王度匹夫匹婦必有不得其所者時巡必親
蓋大懼代天子民之職未盡而無以克享天心也故曰昊天其
子之自五帝三王以來皆以上世有元德顯功之諸侯進居天
位而次及於周乃天實右序之也天位非一姓所私必能輯和
神人乃信爲天下君繼世之君所患者威稜不振以至諸侯放
恣生民重困故時邁其邦所以震之若不能使之震疊則恩禮
不足以懷而干戈轉不能戢周之末造是也然必黜陟嚴明衆
賢布列干戈始可常戢此又所以震之之本也苟王政不綱如
穆王周行天下而徐桀於東戎畔於西何足以震哉懿德美德

之士也若訓善道則先王立綱陳紀肆于時夏者備矣無俟於
更求也古者天子使王官監於方伯之國而諸侯之卿皆命於
王朝所以綱紀四方有條而不紊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
之蓋謂此也周爲天所右序故不敢不式序有邦必式序昭明
然後羣侯懾服知允王爲后必求懿德肆于時夏然後王允爲
后在位謂方岳之牧伯羣侯也黜陟明昭各得其序然後諸侯
軌道兵革不用其言能發經之精蘊獨允王保之集傳信乎王
之能保天命甚明方以爲有邦者之子孫亦得常任其封守是
王有以永保之恐非王者之於天下必有道以綱維之如身之
使臂臂之使指然後億兆得所而天命長保上言周王之能君
天下此又言王之能保天下以保天命義正相承相足皆主王

言也

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杜子春云春秋傳金奏肆夏之三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是杜與呂同皆以執競爲昭夏思文爲納夏韋氏昭注國語義亦然但以樊遏渠分配三篇小異呂杜較長鄭則以九夏頌之族類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不用呂杜之解箋於時邁思文一云樂歌大者稱夏一云夏之屬有九仍與呂杜不遠特不質言其何篇耳集傳既存韋呂說於篇題下又於此及思文載爲或說均闕疑之意也

執競

歐陽氏以成康爲成王康王謂是昭王已後詩朱子初亦從序見於呂氏所引者可考也後乃定依歐說然蘇氏已疑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李氏又謂果是成康則是祀武王之詩其言成康之文如此其屢言武王無幾矣豈古人祀先祖之意不當以成王康王爲說朱氏通義復謂詩之歌於祖廟者非時祭則祫祭也天子七廟廟各有主祫則羣廟之主咸入大廟不當三王並祭如謂舉功德之最盛者不應上舍文王而下逮成康也且文武皆受命開基之主祀文王有詩何祀武王獨無詩乎夫不顯成康猶雝詩云文武維后皆非舉謚爲言也其辨良確序義不可易

不顯成康傳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箋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李氏以毛爲優蓋惟成而能安上帝所以是美也後世成大功者不少矣能安者有幾與如論語堯曰篇所述禮記樂記所陳皆其成安之實事也自彼成康傳用彼成安之道李又引王氏由彼成康之道以爲俱不如蘇氏周之興也遠矣至於武王成而安之之說然如此則是以彼斥武王非立言之體仍以毛爲優也

不顯成康以下五句皆無競維烈之事而無競維烈又本於執競之一心能立德而後能立功也李氏曰易象傳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君亦自强然後可以成功斤斤其明卽其功烈之競亦執競之心所爲照臨四方以明爲主故以明言之

鍾鼓喤喤以下箋以爲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廟李氏從蘇氏說以爲今祀武王棄蘇說是也嚴氏又引錢氏說主人受嘏既飲福醉飽而箋云羣臣醉飽則是助祭獲福此則鄭義爲長賓之初筵言威儀反反楚茨既醉言既醉既飽皆謂助祭蓋主祭之威儀醉飽夫何待言詩固陳萬國之歡心以見武王無競之功也福祿來反當上下同之

思文

李氏曰古之祭者必以其祖配之公羊宣公三年傳云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后稷所以配天蓋所以尊祖也

黄氏曰生民爲述事之辭思文爲告神之辭此雅頌之所以異

與
思集傳語辭爲是文箋云有文德而鄭氏泉以爲栽成輔相開
物成務正經天緯地之文此文德之實也立箋云嘗作粒疏申
傳謂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極傳箋訓中集傳訓至案周語芮
良夫云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
其極故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左傳申
叔時云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
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一先
云導利而布之上下後云無不得其極一先云生厚用利後云
各知其極知讀立爲粒雖可通而立謂立其命則不必易作粒
而粒食之義自在其中極則中與至略同古之所謂中者罔不

至也立卽下率育極卽陳常合之則爲文相申明也
范氏補傳曰后稷之德在於天下者以教民稼穡爲之本也凡
堯舜之相授受所謂允執其中者卽五典之所陳謂之常道者
是也是中也人性之所固有故曰爾極所謂常性是也賴后稷
教民稼穡使人無艱食然後能立於爾極而常道可行也故執
中於上者堯舜也使烝民立於中以養其常性者后稷之德也
嚴氏曰后稷播百穀獨舉來牟者以其先熟濟民之尤大也箋
武王渡孟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歐陽氏
斥爲好怪李氏又謂泰誓乃武王誓孟津時也此貽我來牟乃
后稷教民事以武王之事乃以爲后稷稼穡之言其說不辨自
破竝確案傳但云牟麥無所爲瑞麥之說亦未嘗及武王也

學詩詳說卷二十六

學詩詳說卷二十七

平湖顧廣譽惟康

臣工

郝氏敬曰戒農官何與於頌諸侯守土民事爲先故於來朝助祭歸而申飭王章稼穡其首務也周先王力農開國故告於廟以祖德訓之所以爲頌

序說疑有本詩第言臣工耳保介耳若不見其爲諸侯之陪臣者然果王朝之臣則於臣工第云敬爾在公可矣何以又云王釐爾成來咨來茹也此乃諭之以王所賜成法動當稟於天朝毋或自專來者自外之辭也非所施於畿內於保介第云莫春求新畬及命衆人以庤錢鎛觀銍艾可矣何以云將受厥明迄

用康年也此又諭以我朝之得天眷諸侯亦與受其福如桓詩所謂綏萬邦屢豐年者故鄭氏誤以赤烏之瑞當之若泛以指農官則涉於讕辭矣此猶以其辭言之也深考是詩見先王御諸侯之道焉保介之戒呂記引譙郡張氏說盡矣若臣工一戒所該尤廣蓋天下之大非一人智力所能周必衆建諸侯以分理之然各君其國各子其民王命易於壅遏而不行妨國病民其何不至欲天下之長治久安難矣故惟有道以綱紀其間絲聯繩牽而皆受命於天子則政出於一然又非束縛馳驟之謂天子代天以理物而諸侯又代天子以理物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而無所私意於其閒觀於來咨來茹見之矣合之烈文時邁見先王之於諸侯仁至義盡且臨以上帝先王而列於祭

祀之間其重如此

呂氏引朱子舊說鄭氏據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以爲車右衣甲持兵故曰保介案呂氏春秋亦有此文高氏誘注保介副也鄭氏之說近晦不若高說之明白今集傳曰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爲藉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蒙案鄭注月令以保爲衣介爲甲故朱子舊說嘗其晦而從高注釋爲副蓋保介言其同車輔佐爲車右之別稱非以其衣甲而名之也而以爲農官之副則未允

箋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疏據月令農書證勸農至在夏之孟春又以朝祭皆用夏之孟月此與引異義天子於諸侯不純臣而申以諸侯於天子純臣同一精覈呂載朱子舊說先儒謂商

周雖改正朔特以是月為歲首至於朝祭事猶用夏正與箋疏
異陳氏啟源曰朝祭大事不用本朝正朔則所改之正將施於
何用案逸周書周月解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其亦越我周王致
伐于商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此
朱子所本非臆說也至以祭用仲月則采春秋啖氏助趙氏匡
義於周制有未合耳
集傳莫春夏正之三月蔡氏書泰誓傳引此以為年麥將熟其
為夏正季春甚明張氏已甯春秋正月考曰考之全篇止曰將
受厥明不曰來牟將熟將之云者未至而預期之辭見於經傳
甚多況其曰如何新畬命我眾人庤乃錢鎛卽七月之詩言于
耜舉趾周官遂大夫正歲簡稼器修稼政之事嗟嗟保介卽月

令孟春祈穀天子載耒耜措之於保介之御間皆夏正孟春事
也若待建辰之三月始洽新會始序錢鎛不亦晚乎將受厥明
乃期之之辭非卽時賦物之比不可以文害辭也則此莫春爲
夏之正月信矣蔡案此於廟中遣諸侯而勅其下播爲頌詩固
宜從本朝正朔況勸農貴及早無失時又以建寅爲合耶

噫嘻

序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箋祈猶禱也求也月令孟春祈穀
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疏引左傳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
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證郊天與祈穀爲一祭此鄭氏之義又
左傳疏引何氏休膏肓據孝經后稷配天非卽祈穀上帝分爲
兩祭陳氏疏是之曰祭法禘郊祖宗皆不見於月令祭法郊稷

郊之正祭也祈穀非郊之正祭可知故詩思文旣爲配天樂歌此詩又爲祈穀樂歌明是兩祭斯亦祈穀非配天之確證矣蒙案序於昊天有成命曰郊祀天地也則是圜丘郊禝祈穀三者各爲一祭鄭合郊與祈穀爲一恐非序指陳說民允若月令仲夏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注春秋傳曰龍見而雩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此則確不可易

何氏古義曰朱子以爲亦戒農官之辭則此詩宜在雅不在頌首二句言我周家所以成其王業者無非敬天勤民亦旣昭假於天宜爲天之所佑也爾者蓋以爲詩辭戴氏考正謂精誠

表見曰昭貫通所至曰格爾之言此也得之
率時農夫非但如嚴氏謂祈穀之後卽躬耕帝藉故言率時農
夫以張本也此尤其大者耳又如月令所云孟春命田孟夏命
野虞司徒仲秋命有司者不一而足若大田甫田並云曾孫來
止與孟子所云省耕省斂則皆身自巡爲足知三代盛時少惰
農皆王者精神之所貫徹也駿發爾私傳私民田也言上欲富
於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爾蘇氏說亦善葢以都鄙
言則對公田爲私以鄉遂言則對藉田亦爲私也
集傳鄉遂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案鄉遂用貢法十
夫有溝此遂人明文而鄭氏言之者也若遂人注以至于畿則
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則鄭詁經之密而經所未言也經

固當舉其大者集傳良是其云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則近於箋
主田吏之說未若就王言之大也
箋以農爲主田之吏又以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其失也
密李氏曰孔以田農之夫非王所親率然大田曰曾孫來止非
親率之而何王氏以爲王親率之是矣其義爲允下接言播厥
百穀自是田農之夫豈是主田之吏也故自蘇以下並同王義
又傳以終三十里爲各極其望其失也疏人之極望何以必其
三十里也若王氏肅以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
殊涉附會不如箋以爲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一川之
間萬夫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蓋一川然凡川皆然舉一川而
可以徧畿內卽可以徧天下矣胡氏纂疏曰十千維耦者蓋萬

夫合耦而耕實五千耦耳

振鷺

後漢書邊讓傳 引薛君章句曰鷺潔白之鳥也西雍文王辟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絜白之人也案其義蓋謂是文王親往視學之詩其云我客者卽辟雍學士也然頌詩所云客皆謂先代之後且果謂學士則在彼在此亦無義矣安溪李氏從韓詩說非也此序曰二王之後來助祭則西雝無所專指故傳以雝爲澤箋亦直謂西雝之澤說文曰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是矣王氏李氏釋毛詩亦以雝爲辟雍朱子舊說同王義今集傳仍改從毛鄭蓋鷺以喻我客所戾則方來助祭辟雍亦非所稅駕耳

在彼二句鄭氏盡之庶幾二句蘇氏以爲猶庶幾其能夙夜以
永終譽此愛之至也李氏以爲從而勉之欲其夙夜匪解然後
德音不已所謂愛人以德也均善先王於二王之後厚之如此
則陳氏所解無惡無斁之義自不可用人必懷嫌而後有釋嫌
先王光明正大方以前代之後倍加愛重爲二王後者亦感於
聖化肅慕將事何惡何斁之可言
蕩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荀子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讀庶幾
夙夜以永終譽嘆先王之本愛己以愛人也

豐年

序豐年秋冬報也朱子舊注作穀始登而薦於宗廟之樂歌故
辯說以序爲誤今集傳易爲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則仍從序

矣但秋冬之報箋以烝嘗當之陳氏難曰鄭以詩言祖妣耳載芟社稷辭與此同胡不以爲烝嘗也陳氏啟源亦曰宗廟之祭以展孝思非報田功並確若王氏謂是報上帝陳氏李氏以下多述之且以序不曰上帝爲省文然范氏謂考之祀典上帝有祈而無報尊之而不敢瀆也社稷則有祈而有報矣戴氏謂考之禮經獨季秋大饗明堂非爲秋冬報也陳氏啟源謂明堂樂章已有我將何又歌豐年合此三則而序之非省文明矣惟蘇氏以爲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差可據曹氏曰秋季大饗於明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而同歌是詩故不言所祭嚴氏學詩胡氏後箋陳氏疏主其說恐未然也

王氏謂利高燥而寒者黍利下溼而暑者稌多黍多稌無所不

利也其義能補傳箋所未及

傳廩所以藏齍盛之穗意蓋主言粟以該米耳未必如疏所云自穗以往秸及粟米皆在倉廩也明堂位米廩有虞氏之庠穀梁傳甸粟而納之三宮米而藏之御廩此廩藏米之明證公羊傳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此廩藏粟之明證也疏又以經云萬億及秭謂祭禮亦用稅物然祭禮自用藉田所入廣之足兼民田者立言之體然爾

有瞽

序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疏以始作樂爲始作大武之樂合乎祖爲合諸樂器陳氏啟源謂是以大武與六代之樂合奏蒙案就箋文觀之

陳固有理然始作樂爲大武合卽合以此文勢本明云合者由經之所陳見之也且功成作樂一代大典故特奏之以審其和否疑未必徧及前王之樂孔義爲安至據酌箋謂告成當在居攝六年酌是合樂奏武當在周公歸政初有瞽及武是則優於舊三詩一時事之說

古人作樂以鼓爲重卽一鼓而其制之異者有二焉他樂則無聞也故那及是詩皆先鼓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樹羽周制也又云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縣鼓亦周制也始作樂者言之固宜特詳

傳應小鞞田大鼓疏曰既有應之小鼓又有田之大鼓其鼓縣之虡業爲縣鼓案靈臺詩虡業維樅賁鼓維鏞爾雅釋樂大鼓

謂之鼗小者謂之應縣鼓周制似不宜用其小而遺其大疑貢一名田田貢聲相近也箋田當作朄朄亦小鼓據大師小師職文鼓朄陳氏疏謂郭注爾雅鄭注周禮禮記並引詩作應朄縣鼓當本三家詩說知鄭固有所本但其云聲轉字誤變而作田恐未必然究以毛爲正云

何氏古義解管爲筆中之管以補匏音乃奏爲金奏以補金音和鳴爲琴瑟以補絲音至土音無可說乃牽合左傳七音以爲言顧氏學詩謂樂有八音詩中所舉者四或舉重以該輕或舉小以包大故云既備耳案何以乃奏爲金奏不誤禮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在庭而後設將奏乃升敬事也且云有瞽則琴瑟不待言矣下又總言既備則絲金匏土之無不設可

知矣顧說爲是
安溪李氏曰瞽用以絃歌於堂上者也設樂縣及鼓鞉柷圉之屬於下以奏簫管所謂下管者也雝雝和鳴蓋總而言八聲八音相應無不和諧也先祖聽之賓客至焉如虞書所謂祖考來格虞賓在位者其說允矣又曰舞入而樂將闋故以成言之虞有九成周有六成舞亦入故曰觀與上聽字相應此與集傳謂樂闋義合且據序始作樂而合乎祖固當有舞也李又分配升歌四節金氏鶚謂金奏下管樂之大者笙入閒歌樂之小者故天子諸侯有金奏下管而無閒歌大夫士有笙入閒歌而無金奏下管此其等差也燕禮有金奏升歌下管笙入合樂而無閒歌有笙入者諸侯燕大夫故卽以大夫樂樂之非諸侯之正樂

也徧考諸經皆無天子諸侯用笙閒之說案天子諸侯樂不能以升歌四節拘此詩亦但見有金奏升歌下管金義爲長惟斷以爲無閒歌案書笙鏞以閒鄭注東方西方之樂堂上堂下閒代而作則閒歌固亦有之但所用之樂章不同耳

此詩首二句總序其事卽用兩字爲韻下乃分承之集傳語簡而明

潛

月令季冬乃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白虎通義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非此則不可故隱五年公矢棠春秋譏之是也夫取魚至於天子親行則其禮亦重矣漆沮傳岐周之二水於周爲發祥之地故取魚焉疏謂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

之非是潛則其取之之制也郭氏爾雅注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則潛固冬時取魚之具詩自專主季冬薦魚而言故云多魚而鱣先於鮪若月令季春直云薦鮪于寢廟周禮𩋾人亦云春獻王鮪明春之取魚天子未嘗親行而所獻又惟王鮪以其禮較小略之不別爲詩耳王氏以盡物爲嫌易爲取之深不思獸魚一也冬獵爲狩謂得獸取之無所擇異於三時何疑取魚於冬之用潛邪

疏謂季冬卽月令季冬春卽月令季春皆以夏正言然𩋾人第云春獻王鮪夏小正二月祭鮪傳以爲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則獻鮪不必定是季春時其新來行之耳序但言春孔必云言春則季可知文承季冬之下從而略之恐未然

折中曰詩言漆沮明得地也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取獸於此取

魚亦於此也是不傷稼而害物也是君舉有常而納民於軌物

也

彭氏執中曰岐周爲興王之地取其所有而薦之示不忘本亦

思其所嗜之意

沈氏守正曰此是常祭之外别舉此薦如漢原廟薦新之意

雝

序云禘大祖案周以后稷爲大祖不以文王爲大祖祭法云祖

文王而宗武王卽明堂位所謂文武世室非大祖之謂詩始終

言文王一人又非大禘事也傳箋以下牽於序說又見烈考與

皇考異文致滋異議朱子舊說大祖卽后稷禘嚳於其廟作辯

說則謂詩辭無及於嚳稷者集傳因改為武王祭文王之詩然後詩指大明而諸家同之者鮮何氏古義歷辨之曰呂氏謂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大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大祖要之迂迴難通李氏以皇考烈考皆稱其祖嚴氏引祭法父曰考祖曰王考曾祖曰皇考高祖曰顯考謂考者祖考之通稱就如所云惟曾祖稱皇考而嚳稷非曾祖也且皇考果為祖即當以孝孫對言而下文明言綏予孝子則皇考即父明矣或又謂禘乃吉禘若春秋之吉禘于莊公是也夫喪畢即吉而致新死者之主於廟謂之吉禘武王以嗣位之十二年伐紂克殷而為天子今詩稱天子穆穆其非免喪之初又明甚安在其為吉禘也漢書劉向上封

事曰文王既沒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向以此詩作於武王之世固爲得之然謂事其先祖則亦襲經師相傳之誤鄭箋據雒誥稱武王爲烈考而呂氏據閔予小子詩又稱武王爲皇考（原本曰嚴氏據閔予小子及訪落二詩又稱武王爲皇考案嚴氏以彼二詩則然於此詩則云後稱烈考爲武王則皇考稱文王矣以皇考通稱文王武王也惟呂氏引閔予小子詩云皇考者武王之稱也）然則此詩果兼祀武王乎夫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非文王無足以當之未聞子之稱可加於母之上也烈考既爲文王則詩中言孝子者乃武王自稱是則皇考烈考俱爲一人較然可知其非成王詩明矣說最明確足以證成集傳之義

詩之爲武王事甚明惟武王時未作頌案孔氏於時邁詩引春秋內外傳以爲武王事周公追作則此詩亦必周公追作可知也且頌之詠文王多矣惟此氣象雄闊固緣追作蓋亦以武王無愧孝子之目故與則其爲武王祭文王又何疑哉若以皇考烈考異稱爲疑夫成王稱武王爲皇考則稱文王爲皇考者非武王與宣哲維人四句盛言皇考之烈所以綏乎予小子者故卽繼稱之曰烈考長發旣曰湯又曰武王文王有聲以王后皇王與諡互稱亦猶是耳而說者必分一以處武王此朱子辯說所以作也

箋於進大牡之牲辟公又助我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蘇氏亦謂其助者公侯其薦者天子也故於薦大牡也皆助其

饌皆以天子薦大牡集傳謂諸侯薦大牲以助我祭事於禮未合集纂曰宗廟之祭主者爲尊故薦大牲者歸於天子以對祖考而贊助之者諸侯爾　於音烏集傳從王肅爲是

蘇氏曰大哉皇考之安我也又云然此非獨文王之致也文母大姒之德亦有以右我矣與諸家不同但猶用序說則稱孝子而考文王者果何人也故必著明武王之祭文王而後祖考之定名不亂

宣哲二句集傳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其義爲允蘇氏謂其臣明哲其君文武故能安人以及於天案此方陳文王之烈不當以臣之宣哲先於君之文武若鄧所云偏使天下之人有才知以文德武功爲之君又不逮蘇說

克昌厥後釋文逃或說不應犯諱當音處亮反案古無一字異
音非也疏又謂是四海頌歎之聲本非廟中之事故不爲廟諱
然頌異於風雅作於上不作於下亦未確蘇氏則曰周之所謂
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以是證之詩書春秋皆可
通矣

載見

序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疏釋以周公居攝歸政成王卽政諸
侯來朝而率以祭武王廟蘇氏疑爲成王未卽政二說互異案
孔蓋以周公攝政幷攝位而詩先言載見辟王方言率見昭考
疑成王未卽眞不得有辟王之稱亦無緣率見不得不以爲卽
政後耳然周公實非攝位蘇於烈文辨之已明則雖未卽政何

不可稱辟王何不可率見黃氏范氏補傳嚴氏仍從孔義豈未見及此與顧氏學詩謂烈文序言卽政此序無之其曰始見者明在卽政前陳氏疏亦謂武王主喪畢入禰廟而諸侯於是乎始見之此其樂歌竝與蕭同

詩辭寓規於頌於諸侯則曰求厥章是矣求章者王氏所謂求法度文章以歸治其國家集傳所謂稟受法度箋但云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狹矣蓋由王朝言則爲王贊爾成由侯國言則爲曰求厥章其實一也於辟王則永言保之是矣保之與子孫保之于時保之同謂保守先王無窮之業永長言念則多祜之本也疏但云長我安行以孝以享以介眉壽之道淺矣蓋對上帝言則曰永言配命對昭考言則曰永言保之其實亦一也

永言保之以下箋疏不明其以天子受福曰大嘏而孔申以綏者綏辟公而俾緝熙于純嘏仍屬成王於文勢尤不順綏者綏辟公而俾者獨不爲俾辟公何也孔特拘於不破注之例耳觀其引魯頌天錫公純嘏足以見之矣嚴氏從疏失之李氏以思皇多祜爲天子享其福言烈文辟公三句以見君臣皆受其福朱子舊說亦謂均福於諸侯之辭良勝箋疏夫君受福而先以永言保之臣受福而先以曰求厥章謂惟如是故能受福固非泛爲頌禱矣　李文以思皇與思皇多士皆語辭亦確

陳氏疏引墨子曰周頌道之曰載來見辟王聿求厥章古者國君諸侯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釋章爲舊

章曰聿字通案此正與王氏集傳合

有客

白虎通義天子不臣篇曰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亦者傳箋亦武庚似泥蘇氏謂亦仍也言仍殷之舊較勝集傳以爲語辭則尤善矣萋苴傳敬愼貌箋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於其事陳氏疏申以爲猶踧踖雙聲是也

言授二句箋周之君臣皆愛微子意各殷勤又以左右爲左右之臣案詩祇言王者待客之至意其所以授縶追綏之無已皆出於王心也不必兼臣言蘇氏謂左右綏之言所以安之無方也允矣

傳淫大威則箋以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申之朱子先云未詳而後述是說李氏紬義謂傳意大則當承敬愼而言敬愼則能獲福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有萋有且是威儀之大則降福孔夷卽所謂養以之福也其義精矣

方氏謂大雅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侯于周服祼將于京用爲朝會之樂以明順天命而感人心之實也微子大賢以先祀之重不得已而臣周故振鷺有客二詩無一語及助祭懼暗傷賢者之心厚之至也案此善得成王周公之心什方張氏乃以周公誅武庚爲淫威顧氏非之以爲微子新受寵命來周爲客天子

襃宗越於常制猶復追敍眷厚如此而忽涉前事以傷其心豈所謂敍之者邪陳氏啟源亦曰後世智略之士稱揚朝廷威德以懾遠夷叛賊則有之矣不聞忠厚之朝施此於象賢之裔也兩辨誠不可少

武

序武奏大武也箋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集傳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傳以此詩爲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其說誤竝是也何氏古義據呂覽云武王伐殷克之歸乃薦俘馘於京大室令周公爲作大武墨子亦云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武象武卽大武周禮言舞大武意者大武之舞已作於武王之世特其詩未備周公乃始成之案

詩與舞不作於兩時在詩序甚明夫傳聞異辭說詩亦不盡依事實在楚莊已然何況墨子呂覽亦據其理以斷可耳胡氏後箋陳氏疏主何說未然

嗣武受之傳以武爲迹箋卽指武王箋上旣稱武王則此單舉武字無害如毛義嗣與受有近於複矣

勝殷遏劉傳訓劉爲殺箋又訓遏以止謂伐殷勝之以止天下之殺李氏謂大武之舞在於止戈大武之詩在於止殺義不可易孟子曰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殺以止殺此湯武所以爲仁義之師也王氏尚書述聞釋君奭咸劉厥敵以咸亦滅絕之名謂咸劉皆滅猶言遏劉虔劉據逸周書世俘篇及漢書律厤志引武成篇並有咸劉商王紂之文陳氏疏是之謂遏劉卽書

咸劉皆合二字一義長發則莫我敢曷傳曷害也遏與曷通此遏字亦當訓害案書咸劉之竝訓滅可也若此遏劉不當與咸劉虔劉一例遏之爲義旣別況詩文先云勝殷惟其止殺故爲王者之師而大功遂以致定若勝殷矣復殺害之得非以暴易暴乎傳於長發之曷訓害而此詩之遏無訓亦未必傳意也

耆定爾功韓詩耆惡也箋耆老也王氏肅云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王爲長春秋傳楚子引此以明武王之定功杜氏亦釋爲致定其功而於上耆昧云致討於昧耆之爲致同而致定與致討不同也

祭統舞莫重於武宿夜注武宿夜武曲名也疏引皇氏曰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達

且因名爲熊氏曰宿夜即大武之樂也范氏家相疑詩中不見宿夜之義且記何不云舞莫重於大武也案記既云莫重下又云此周道果别有此武曲何不一見於他書恐熊說爲是須體簡嚴固不及纘述宿夜之義也

學詩詳說卷二十七